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　　宋　釋覺範　撰

題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

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

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叢誨初見必輒輟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

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顔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寳祕況工乎愈可寳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遼爲予言秦少游絶愛政黄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

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𠔃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

其為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為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為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絶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

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
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
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
者傳如户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
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
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

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為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槩其為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為畢生之玩因以父事佛照以大父事雲庵而覗余為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籍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

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顧拖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嬖窠綦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罪也聞之

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凉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寔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㙞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

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竄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篤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倂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恠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巖頭叢林無知名况下者乎自是始有撰敘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璲珣

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門自瀉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

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愛其筆法卧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况出世間法乎宗為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為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

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絶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晝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

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
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昔者有問竹林
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
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
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
朞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
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叅同
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

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其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

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眞子也闕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淸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𧏙蜉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窻看亦難八十一人開鼻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麽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

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

熏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芽蘖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絶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子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

耳唐沙門道人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秉柏長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説信於天下非敎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秉柏止以敎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

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僧牛履豨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茍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己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

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嶷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

二年秋得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子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寳傳

泰山之烏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罅嗚呼魚烏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髪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遭横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訓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

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鹵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

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

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寔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誠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敘其悟道之縁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擕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

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頴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為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為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為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背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不當以翰墨為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闕首論闕動以億萬闕多為言哉英勉之老子言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

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頹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題㵎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子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抉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㵎上人出一

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温温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巳誰復收録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予者

亦妝之世有加于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㴚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真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豈子美

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

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覩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李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紬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輙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有道人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廾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

錢遅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

珠以詩曰歙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淛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古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常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胷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即江

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蓄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覼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胷次有此風葉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麓中唯墨梅樹石

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罰書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胷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葢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覩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畜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

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

逖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爣怳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絶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諠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别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之不已

當不滅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已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黄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子惜黄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百餘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紿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歳時隨凡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

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滅石烏龜忠孑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酧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横撞淨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

皆當時清絶之象而有今日適悦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闕續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乗入資聖庵少焉歴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寳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峯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兹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

晩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絶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闗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

底水聲硄硐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巳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巳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价㝏宣和四年冬居一遷于玆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

玉峯之下來謁别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啟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亡人家未五白殿閣

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宫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故人傳彦濟試手作邑攙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兹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闕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無慮八十餘處

黄於靳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尾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兹已嘗建寺毁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闕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峯來朝兹地也其興乎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宋 釋覺範 撰

跋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訴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

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

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産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

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輙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牛駃騠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寔能功名

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逹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乎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逹道亦云

跋逹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葢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逵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兩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逵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旣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令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

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栁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

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横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凛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

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茲堅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

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

遠韻淩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焼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黒蟻旋磨千里錯巴虵呑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

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敃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酧酢之語而謙光爛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滋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曾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絶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録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忼池録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絶頴脱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

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蜕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輙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枅枅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絶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顔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

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絶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敎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熈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莱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黄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

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峯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

山予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别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

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巳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脱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寔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

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髪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摶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

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籍籍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絶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

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晩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黄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麈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荊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絶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

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黄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胷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黄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葢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竒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照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

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巳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照乗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巳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頗平原方

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耍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字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蜕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即媿子敬耶邵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絶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呉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呉儂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藴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

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矣葢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顔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税駕乎此

去死生一决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徉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絶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顧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爲鮮雖

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真黒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己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闕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

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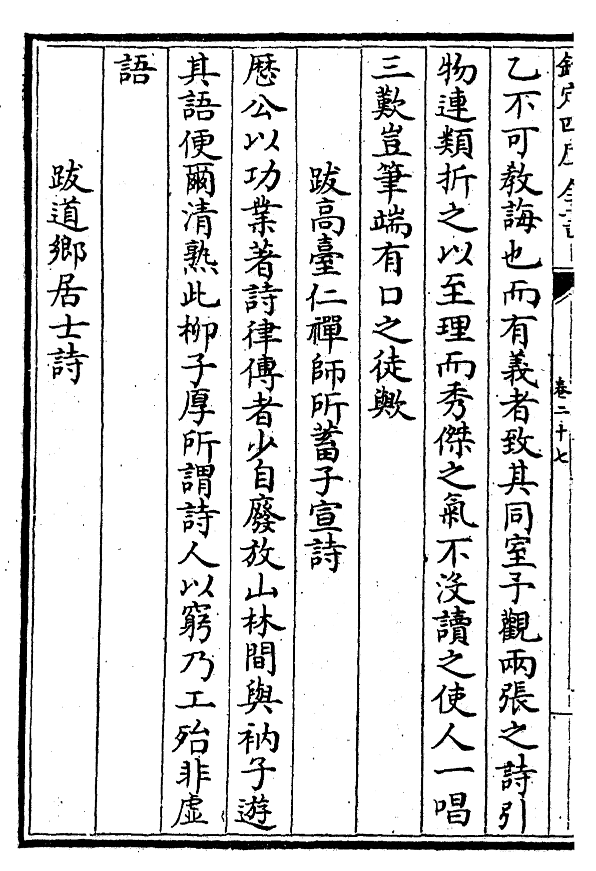
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冽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橐經



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子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没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歴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虚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葢其胷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鳯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郃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候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

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

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殁於常州時錢

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

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

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

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

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隳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釅然終有一種清絶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巽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巽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莬頓塵追風趂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𢚩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予見其詩否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黄魯直閲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閲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撾大鼓是中那容啬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絶唱而陳黄已絶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

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啟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年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

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鄰
甯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讋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
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
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
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其亦老贊
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首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予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横逸不受富貴鞚勒之韻冝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譫上人出以爲示便覺神䰟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沓靄之門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

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瀁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首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

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耍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見訓語予為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臥疒逾月偶閱之覺疒不辭而

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衮帖

見蛇鬭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衮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黄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子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厨丁聿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

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厨丁厨丁求與决予曰當以三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

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竝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吒吒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筍則全美必以此圖爲怍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淩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

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逵

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

當露艘浦溆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

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

盖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

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

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絶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絶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太平藻飾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八　　宋　釋覺範　撰

疏

請悟老住惠林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横無礙玉立精嚴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真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聲價重於

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啝法門獨脫之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同法馭成就勝緣

又諸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蟬蛻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爰自妙齡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施張蓋法

窟之頭角以身徇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

請杲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粲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奪人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咸集於帝京諸老大揚於佛事伏惟其人道韻拔俗英姿逸羣披沙得金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之幽蘭林香

一旦之頴錐囊露主張法席厭飫名山每欲晦藏輙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

山門疏

嵩山宏别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遊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人度

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前鑑之昭然宜後昆之取法恭惟某人卓有實行號稱飽參冰霜居懐嚴冷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懐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施使正法眼藏不滅

請靈源外座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鬬遇禪者之解紛顧

惟齒髮之所慙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慈嚴

恭惟其人如月在天非肰汙而匿照如雷振物豈擇地

而發聲閙傳法馭之肯來故已興情之喜愜雲山在目

何妨掉臂即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副我有求之

懇願開無礙之門

請一老外座

真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況

隣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其人華藏親孫佛印

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劒之鋒鋩水鳥樹林露臥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衆必臨願聽緒餘之謦欬

請山老住雲巖

敷演佛乘資延睿筭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真非掩僞旁徇道俗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某人隨機說法藉教悟宗名爲東林横枝其實溈潭正脉少時横行海上老來

古寺城隈惟以薪而續牀分裁田而慱飯然唯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宗吉之淵源緇衲之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猊座重登竿木逢場作戲請提雅曲大衆欣聞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巳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玉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某人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

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千目同觀龍蟠沙頭最初解開布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谿蘋之具以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興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恭惟其人本色鉗鎚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肅道者

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褊頭赤班虵子拈出驚人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證明

請逍遥宜老茶榜

寶几珍御特興同體之大悲白牯狸奴更入偏行之三昧要當語絶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醴味絶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默獨提正

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捉同異入寂滅之海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薦一會伊蒲之饌衆所欽佇儼然肯臨幸甚

請準和尚住黃龍

磨甎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興自江西家世獨

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問勃然中興關西藏一點之機

窅然深遠恭惟某人關西真子老南的孫貶剎諸方踈

通正脉自石門而遷幕阜如別業而歸故園不離先祖

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鉢華已重開便

請拈提不勞辭讓

請湘公住神鼎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説則維摩豈得無

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圓融

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某人少小偶家溈山夤緣親承空印譬如懶融道者坐致雙峯祖師熏烝見聞霜露成熟緼醉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關之機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王臣外護之恩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龍象浴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真偽難逃於智鑒來膺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以禪寂

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折脚鐺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制妙於龎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資擊目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請姝公住雲峯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匿香覆之以缶而香

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某人東林廣

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撝謙榮利嘉遁叢林王臣

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之來龍象畢

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涴我白氎巾今日放行真

珠撒出紫羅帳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容於洞上號

稱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荆棘並生則真

虎行藏豈容彪児止住恭惟其人枯木嫡子芙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暗中之五色如句裏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大身徧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滴不離覺場

雲老送南華茶榜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阡陌而位繼祖師是必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秉般若昔所願力時節既至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世禮少

屐與情恭惟某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容道絶功勲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礙寧分嶺外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

請東明疏

雲門之宗風昔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豈庸流恭惟某人久遊臨平之門飫聞雲門之曲薄遊南楚

混迹東明鉢具笑移大顃雲居之簡使符自至未慗潙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王回旋則是真顧鑒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

諸相本空真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剎那間而徧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某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岫而無

心車轍峯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枯木之華迺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辛捐謙柄無事巽牀

請真戒住開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犀顱千楹寶構宜得知見絶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真戒禪師徧領名山久臨清衆受敵八面蓋文闗西之家風貶剎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劈佛之手藏黄檗陷虎之機

流出自己無窮胷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瑠璃缾舍寳月紫羅帳撒真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將燼囘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請雲蓋薁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謗師承大壞法道寖微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實因兹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藾為整頽綱恭惟某人芙蓉嫡孫

枯木真子踈通莅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搢紳齒牙威儀為道俗指目諠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籍封雲正賴清風之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狻猊之座三玄五位縱横

又檕石榜

坐致王臣之勸請蔚為緇白之榮觀脫樊籠如蟬蛻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敢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午之

伊蒲恭惟其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住城隍聚落久

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冒火刀直掇以雲作蓋

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按指發光抉路通途則一日

兩兼名刹回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重重錦縫解合

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特逞威重普共證

明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

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忌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某人徧領名藍久臨清衆芬芝蘭之聲譽皎冰雪之行藏衣裓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

嶽麓為潙山茶榜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真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敘法乳

自裂衣冠以參道剃除鬒髮而爲僧其長養成就之私乃提撕澡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俯顧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鑒又貞親教之師伏惟堂頭大和尚道契天衣法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山收海藏示醫王之心亦畜牛溲馬渤䵶附驥而氣吞千里鈴繫鳶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羞螻蟻微誠知慈嚴之易感叢林苛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一時之佳集

請圓悟住雲居

地號雲居非石梁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者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具竪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剎海爲遊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内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請璞老住東禪

寺近雙峯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開
已見之戸牖學者益衆横聽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
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其人父事僧
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電馳三要
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光華法雨將
傾發道苗之種性

請璞老開堂

曹溪宗於天下而黄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而

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者宿追還古格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某人行業無玷聲稱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共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林豈生杞彫虎穴不容彪玉聚縉紳雲屯緇衲佇一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之算

浴佛二首

巳届三時之月方議制僧綱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顧

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九龍之雨百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世尊成道先浴香水天王跪歎首獻乳麋仰前哲之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祈雨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稻秔植而未粒天日融而益烝乞命真乘肅祈景貺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願興

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謝雨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螻蟻之誠天澤不背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忍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闕

祈晴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仰蒙慈惠鑒此悃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生民

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

抄華嚴經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藏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見聞而東柏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儻蒙垂允幸注芳銜

化藏

五天祕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人世唯雙峯之福地嶓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內共輸一雨春回香積臺前果見十分月滿

抄藏經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田有作心所發之志誠乃

人道種耒之則善道已爲時雨耨之則勝緣蓋其良農致爵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因果燊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有賴幸㒂垂允點筆疾書

重修雲庵塔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蓋知其恩何含齒戴髮之可觀曽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居廡㭍布名山而卯塔之巳頽陵夷蒼野室有朽貫廩有陳

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非人

重修舍利塔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寳塔所在之地即是衆生植福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達之衢旁臨萬瓦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歳久頽毁烏巢其頂傳曰野烏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㝵寂也今乃巢於闤闠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恬不以爲意甚可嗟嘆時和歳豐力至

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玆勝事豈曰不然

天寧修造

湖湘巨鎮望最重於清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攺刱之功未完欲鴛甍之一新擬蜂房之盡撤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丹雘無以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玆勝利須假

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樂施者揮金而不斁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運儲祥驚星樞之夕遶慶雲布瑞睹日轂之朝升仰依有感之誠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真之道以應世奏和氣爲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

化三門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方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遂老矣過者疑將壓焉敢磬折于淨檀祈鼎新爲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於雲煙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巖壑

長沙甃街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髪掩泥蓋世界平則心地平佛土淨則身土淨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因果之歷然竊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街甃久已

頹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興掩泥負土之勤庶致土淨心平之効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為先般若三檀而以資生為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

為雙林化六齋

寺憑幽谷門對雙峯日陳一味之禪歲仗千家之供金軀灌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次結護生之禁主事

枉抛油醬寒山舉拂以生瞋匿王自恣修營慶喜持盂而啟敎象骨輥毬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谿種藕之餘橘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祟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化

化冬齋果子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偶届書雲之節特干指廪之豪營辦勝緣精嚴法供懶納北禪之皮角且戢玄機聊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

化供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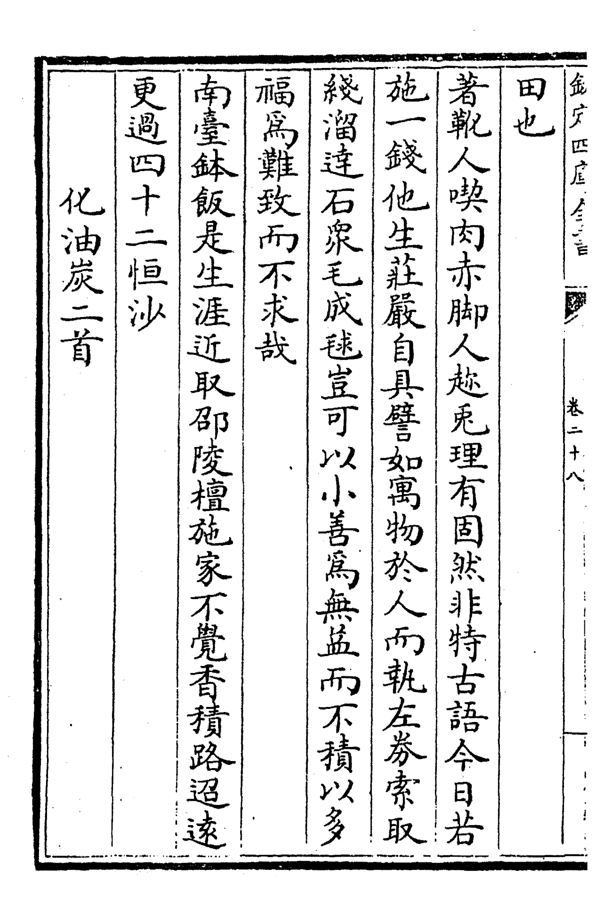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況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遽集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盡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施而供之者乎忍不趣銜珠之報也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執左

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人則是待遊說鋤钁者事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闔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誠閉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惉自敝耶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故願祝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真世之福田也湘中爲僧之都會南臺又其要處耒陽禮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劔捐廪當無愧於古人幸甚甚幸甚

柔和不諍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故世尊曰以飲食臥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僧蓋爲福田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稻而棄



田也

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趂兎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人而執左券索取綫溜達石衆毛成毬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遠更過四十二恒沙

化油炭二首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南
北隨緣任運尚求冬煖夏涼今歲欝密堂深猶少炭鑪
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十方檀
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它日果證菩提頓超
暖忍頂地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斫伐荒廢以是逐
年油炭尚須干人今歲尤不熟麻油價騰湧樵薪已竭
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便成光

明便化温煖

長生疏

九峯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氊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毬一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

化供三首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播於叢林號爲水西

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薦經儉歲住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丁膺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自鹿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而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已身所私則鬼神且陰相之況賢者乎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然

之理故至誠確意皈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逺劫無窮之利

明白庵在何許舊日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要接方來水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回不愁天厨香積但願施者心開

德士復僧求化二首

寺雖律名堂迺衲子續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揭來

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夷夏喜氣動於龍
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而家在異
鄉容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檀信可千成
之若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報之恩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膜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衣
褐頂冠從中華之俗比奉聖恩許還舊觀人神交慶夷
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寔通天下之志然每一名之度
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時之雨顧

惟齒髪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

求度牒僧衣五首

竊念生於七閩長游三楚以檀施為依仗以佛法為家鄉十載事師共憫忠勤之効一心荷衆咸稱勞苦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寳數之難隳萬里之行起於初步千人之帳籍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佛之舉既蒙開意而諾矣幸為點筆而疾書

蓋聞相如以貲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名卿欲我緇衣結髮佛教既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不得守官念某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三聚值聖王暫罷三年終營道儀依倣俗慮仰冀仁惠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仁人難值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鍼獲披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棄一擲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三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唯佛證知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隳三寶之數豈是小緣湏干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本發於濫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膚寸

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二而富貴居其先但某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

三界火宅衆苦業城既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遲莫事恐

滯留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始自今朝異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捹誦之志用酬提挈之恩

雲蓋智和尚設粥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離見離情安立諦中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五月三日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

又凡大祥看經

姪苾芻某伏遇亡叔憐律大祥之晨預誦金文宣持祕

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于後
右伏以恩愛别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緣欲洗
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某人伏念俱緣利國致禍及
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瘴鄉其偶爾登堂室之間然
諦想音容疑逺遊之未返難居歲月俄大祥之已臨寡
孀弱孫持骨函而若絶偏親幼弟拜奠酌而長號皇天
唯予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熾哭不成聲仰仗真
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

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益其念尚留悪道慧明即觸其身決結龍華之後期同副靈山之夙願

酬經願

近緣脱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歴州縣僅三十城出入瘴鄉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休成已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敘事之因設齋以儭恭惟十身滿

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

薦經

三藏祕詮一乘妙義眞爲法界之圖牒絶苦海之舟航特延清淨之苾芻羣誦旁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迨我先伏願妙具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閻浮檀金之相脱有爲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

生辰四首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之
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迹喬松
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煖朴忠爲社稷垣牆永護佛
僧不忘願力
瑞應草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水果秀一枝仰
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國耆龜天上風霜
難老娑婆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佛乘早
調相鼎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奐氣於三秋仰
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戩穀茂滋輔明主埊
太平之基與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討臺而進拜追還大
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八葉瑞蓂
冠三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間千載之榮期歸命佛乘上
延台筭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三湘即受金甌
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瞻僊風道骨以祝壽祺
比太山黄河而增福祉

追薦四首

精誠之極必感真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恩願秉淨供之因超薦往生之路

大慈至悲寔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昭螻蟻之誠仰賴真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音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歸命真乘

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烝衆善拜十身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

舟移夜壑驚諱日之俯臨蟬蛻塵埃睇道山之已遠欲資冥福實賴真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惑習既空應念頓超覺路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代

清淨寶王永作人天之護圓明慧眼必昭螻蟻之誠某比下侍親望希薦舉果諧素志已叶庸情稽首真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通力筆助神奇庶榮白首之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八